味檗齋文集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味辟齋文集

(八)

趙南星著

味檗齋文集卷八

記

眞定府修學記

萬厤己未冬朱公來守余郡時遼東爲建酋所侵軼木腐魚爛不剸而碎自戊午至今名城屢陷已逼近關選卒餽糧如塡尾閭而眞定以股肱之郡取其易致其徵取無數其督責甚急朱公覩赤子之危苦仳離而不獲救不忍恝也終日矻矻千慮萬方爲之留噍類延旦夕勞極而病以藥爲食然不廢視學是時府學之不修者數十年矣自先師之廟以及講堂橫舍名宦鄉賢諸祠瓦破垣頹納風漏雨朱公俯仰徘徊喟然太息乃計費鳩工一一修葺之或有問於趙子曰方今宇宙欹傾萬民無所寄命縵縵焉視陰而恐莫可爲計而學宮是營不亦迂乎趙子曰余甚欲子之有此問也夫朱公蓋知學者也昔孔子至衞衞方父子爭國甚危亂子路問所以爲政者曰其先正名乎子路以爲迂他日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問及於不得已而去曰兵又問所去曰食而必不去信子貢不以爲迂也於此見二賢之造詣矣夫迂之名聖人所不避也人之生也食以養之兵以衞之二者足而去信是所養所衞者皆禽獸也勢必

相紿相賊。以至於熄滅而後已。此不迂之流禍也。非知學者不能迂。故學無時而可已也。愈富貴則愈當學。愈貧賤則愈當學。身愈老則愈當學。世愈亂則愈當學。學然後富貴而不肆。貧賤而不諂。身老而不貪。世亂而不邪。乃可以爲人矣。夫學不離乎誦讀講習。而非所以學也。此所以開發此心之明。覺而不迷於其所操修趨赴者也。孔子之門弟子蓋三千人。獨許顏淵爲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非以其朝誦暮習也。自明經升第之塗開。而人皆用之以取富貴。學之說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升第服官。則曰吾自此不暇學矣。亦無所用學矣。是顏淵爲邦。即可遷怒貳過也。然則士人率終身學而未嘗學。終身服官而未嘗服官。惟富貴而已。可不悲哉。且士之所誦法者。非孔子也耶。其講堂非明倫也耶。人倫有五。皆以道相成者也。非徒以情相屬也。學然後知道。父子人倫之首也。孔子力行孝道。以成素王。學孔子者。豈徒爲世俗之孝而已乎。故一菽一粟一勺水。非其義也。必不敢以奉吾親。今年主上臨位。當邊患方棘之際。推恩臣下。無內無外。無崇無卑。皆得疏爵於其父母。所謂以孝治天下者也。爲臣子者。捫心自省。果能殫誠事國。有所匡翊乎。果能廉正無私乎。果能同心併力。以濟時艱。忘寃親爾我乎。不然者。主恩若此。而莫能圖報。或忍於負之。雖位極人臣。其爲不孝益甚耳。此不學之患也。夫不學云者。豈其未嘗誦讀講習哉。其所謂學者。非吾孔子之學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此曾子之所

得於孔子者也。愛親而不慮其災。安得爲孝。以此事君。且併其愛而無之。何所不可。爲夫愛與敬合。而道孝乎其間。不知道則不能爲孝子。不能爲孝子。則不能爲忠臣。士大夫若此。小民化之。則不成其爲中國。四夷聞之。安得不肆其侵侮乎。亂匪繇運數。生於不學。既亂矣。又曰不暇學。是胥天下而夷狄之也。故曰朱公蓋知學者也。朱公之修學。取諸其俸金。不謀之州邑長吏。其市物用民間之價。是時大旱無麥。貧民樂於傭賃。不課而勤。自三月始事。至五月而告成。既安且齊。丹青炳煥。頓還太平之舊觀矣。於是屬趙子爲記。輒述問答之語。明朱公之意。嘉與海內之學孔子者。共成其爲中國也

無極縣修學記

天之生大聖人。未有不爲天子者也。文王伯也。然已受命矣。周公冢宰也。然亦負扆而朝諸侯矣。惟孔子以大聖人爲匹夫。豈命也哉。蓋自上古以至於春秋。開闢日久。風氣愈漓。人心愈壞。大聖人之爲天子者。教化隨時而熄。孔子無萬幾之任。故得聚徒而談道術。以教萬世。使上智得其精微。以君相天下。而中才亦能勉強爲善人。成其爲人物。遂其爲物。此天之所以匹夫孔子者也。然非久而爲戰國。列辟以殺戮爭雄。說士以卑疵求利。禮義廉恥。澌泯無餘。孟子者出。極力發明孔子之道。即及門之士。罕能領悟。而孟子曰。人性皆善。皆可爲堯舜。言爲善甚易也。而無如天下之多爲惡者何。則又曰。其爲惡者繇有所陷溺。如水之性本下。激之可使在山。俄而荀卿者出。曰人性惡。其善僞也。教化使之然耳。又歷詆孔子之弟子。及

子思孟子。以爲亂天下。而其弟子李斯相秦始皇。遂舉孔子所刪述之典籍而焚之。阬諸儒之誦法孔子者。一切芟夷帝王之法不用。而用秦之法以亂天下。孟子之苦心。以爲世道。而古今所未有之亂隨其後。可不歎哉。自漢以後。漸知尊信孔子之道。迨至於宋。而後天下之學者言道術。必稱孔孟。性善之說。舉世無復異議。我國家建學取士。大抵用宋法。家習孔孟之書。人用宋儒之說。非若春秋戰國。未知尊孔子也。又非若宋以前之師承各異說。經義未明也。然其號爲人文盛多。選舉升第者。往往都卿相之位。而負國營私。傷善類以固寵。卒至身名決裂。爲天下僇笑。夫富貴得意若彼。卽不能爲大善。亦何苦而醜厲至此。倘所謂性善。如水之下。是決水於千仞之谿。乃飛而上山也。卽斯人靜夜思之。亦未必不自疑其性之非善矣。是伸荀卿之說而著李斯之惡者也。而北方士大夫之寡者。每信形家之言。改作學宮。欲以興起人文。不知此勢力。非人文也。何不講學以俟命。夫余之所謂講學者。非必立門戶而求深遠也。其說曰。爲卿相者勿害國家。爲藩臬守令者勿害小民。退而里居者勿害鄉黨。勿以其勢淩姻族。而其發軔之地。在爲諸生者。勿恣肆。勿武斷。勿把持有司。此甚淺近。高明之士所不屑聽。而舉世鮮能行之。則亦何必求之深遠也。蓋余嘗聞有子之言。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夫人心無兩用。不好爲惡。則必好爲善矣。心好爲惡。而口談孔孟。是鸚猩之類也。雖累千百。適爲生人之蠹耳。不然。居今之世。雖孔孟欲行其志。亦必繇選舉升第。豈惡於多哉。無極之學。自國初以來。宰邑者間一修葺。其道在靈星門之西。既而東之。又爲樓於

其東。又爲高閣於其北。皆以形家之言故。而未有效。廟學則就敝矣。萬厤庚戌。安邑周公來下車之始。拜謁神座。周覽學宮。銳意修之。以歲之不易。乃結茅屋若干間於西門之外。而居餓人。饘粥之。使義民郭大剛領其事。久之乃役於學。曰靈星門近市。移之而北。去舊址二十丈。移名宦祠於左。鄉賢祠於右。而以其地爲敬一亭。餘悉築其頹圮。繕其罅漏。既安既齊。煥以丹青。雖仍舊爲多。而規模氣象頓殊矣。於是鄉先生學博諸生僉謂周公作人之盛心。不可無紀。來徵余文以記之。余聞周公自爲諸生時。卽以聖賢之學術事業自任。所著有志學罪言。取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悉徵以前言往行。而主於規切本朝。康濟天下。其爲令、清身惠民。所拊循而化誨之者。竭盡心力。可謂尊信孔子之道。而致行之者已。宜其汲汲於修學之役也。余願無極之士。篤學抗志。一以周公爲法。命運苟利。今之取青紫者。殊亦絕易耳。得之而害國家生民。君子方惡青紫之臭曷若用之以拯時艱。垂鴻名哉。此周公之意也。是役也。始於庚戌。訖於辛亥。周公名敬止。安邑人。來徵余文者。鄉先生則成二府以旂張別駕東銘。學博則崔君勉、陳君輔。諸生則甄士奇、李蓮、孟庭相、李可實也。

贊皇縣遷學記

燕趙間鮮士大夫。自昔而然。蓋其俗樸茂。尚氣決。輕富貴。長短不相掩。贊皇之士。其在於唐。何槩槩也。諸李致身卿相。德業文章。炳於竹帛。稗矣。自是而後。迄於我朝。寥寥無聞焉。志稱邑學。蓋在城東石臼山之

陽云宋始遷之城中人才日益衰天數地氣理實相通不可誣也邑大夫趙公下車之始稽往牒諏士論感今昔之殊才美之多困曰是有司之責也於是與廣文吳君孫君洎諸生步石臼山之陽訪問遺蹟於榛莽艱鬆之中低徊瞻眺則見夫贊皇五馬四望諸山若堂若防若拱若趨雲霞蓊鬱翠微錯采洑水出焉鉤鑿玉環邑大夫仰而嘆曰勝哉夫意成象象移意氣成形形移氣故形潤者氣珍象吉者意美吾之至於斯也而神霅然開也而目豁然朗也而志翛然超以遠也唐以爲學宮隆不亦宜乎復哉無俟得卜也有獻疑者曰是役也鉅邑小而貧費安從出大夫曰固也興學豈小善乎敢不務焉功可僝何必獨也事可成何必速也吾盡吾力耳矣於是請諸上官咸健其志而御史大夫劉公捐五金直指趙公倍之趙公三倍之士民輸有差爲文廟五楹及靈星門既成趙杜兩生者以遷學之意屬趙子爲記趙子曰學未成而記可乎兩生具述邑大夫之言曰役誠難諸士之有意久矣向皆以其難也而不敢爲夫不敢爲則無時而成也邑大夫銳然慮始即謂之成可矣記倘亦可乎趙子曰可矣夫邑士之所爲必欲遷學何耶兩生曰科第久乏人趙子曰是爲邑多大官耶兩生未有以答趙子曰爲邑多大官也者而遷固當夫鳳鳥乘於風應龍游於雲夫風也者厚風也而雲也者盛雲也勢位者君子之風雲也勢位不大是蘋末之風膚寸之雲也奚足以見龍鳳之才乎故孔子之聖也不能以言語文章救春秋之亂拯元元之災周迴列國於七十二君此其意豈靳爲委吏乘田哉學孔子者將憂時補世非得勢位安所託乎雖然勢位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得之。則牟利作威。若虎傅翼。比暱忘淫。修郤蔽德。飾讒賈佞。凶於國家之人也。假令其爲匹夫。或僅居末位。害詎至此。且將使天下之人指而議之曰。某郡某邑之人也。而其鄉亦以仕宦之多爲苦。夫非所謂地慝者耶。故士也誠爲君子。則勢位之至。龍鳳也。其弗至。龍鳳也。不者雖得之。君子奚貴焉。兩生以余之言爲然。請悉記之。趙公名然。平原人。吳君名一麟。某縣人。孫君名竹。某縣人。趙生名獻可。杜生名調元。其義民董役者。咸列於石。以勸方來。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趙州守王公先爲臨城令。忠信廉愛。宦成而益惓。士民便之。於是當事者以趙州衝劇。自關西范公後。垢敝難治。乃以王公爲守。未幾而賦均盜息。諍訟鮮少。州學有尊經閣。廬倚欲仆。拄之以木。王公欲修之。而難其費。會州中男子陳九洪掘井。得銀盌等物。約八十兩。以告之王公。王公以聞之觀察游公。游公曰。擇所用用之。於是擬修尊經閣。其市物如民間之賈。其役夫如私家之直。督工者亦給飲食之費。王公每漏下四鼓。即起視事。至天明。門外空無人矣。日再至學宮巡觀之。衆見王公來。愈益讙呼趨事。始於前八月。至九月而落成。速矣。王公見閣之前有敬一亭。亦已頹壞。乃捐俸銀二十兩。就夫匠修之。後先事竣。以報游公。謂宜勒石以記其事。游公大喜曰。掘井得金。一奇也。州大夫捐俸修學宮。意良厚。誠不可無記。王公以屬余。余不佞。竊聞王政不外教養。而養尤急焉。故虞廷命官。先稷而後契。今天下之民。屢遭饑饉。而不

講於薄征緩刑之政。弱鬼壯流。黠者揭竿矣。游公非己厚下。夙夜憂勤。屬所被災慮。聽聞之不悉。躬自行縣。徧歷郊野。觀其枯滌之狀。延見士大夫父老。問以疾苦。議振業之方。若痌於厥身。而思所以蠲之也。王公奉行德意。一錢不取於民。經費甚嗇。俸祿充衣食而已。時出以紓小民之困。今年春修葺州城。其所需者。乃審編造册之所餘。非惟無所取於民。而枵腹者得食而接氣焉。若王公者。可謂能養民矣。皆游公德意之所加也。夫如是而後可言教也已。故井中得金以助興學。井者養而不窮者也。以明在上者能養其民也。不然。則閭閻之中。愁嘆怨讀。此皆爲士者之親戚鄰里也。而徒飾學宮。起橫舍。欲人人嫻學絃歌。益耳。豈不難哉。余伏處巖巖。實賴仁賢在位。以獲談經授徒。無豺虎之患。是以樂爲之記。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宏治中。無錫邵文莊公爲許州守。於州學之左隅。起尊經閣。於其北前爲太極壇。環爲八方。以象八卦。而中有亭曰品士。其南爲嚴師堂。旁爲號舍。東西各四。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額之。萬厤甲午。定與范公重修之。以至於今。柱塈屋墊。蓬蒿據之。癸丑。武進鄭明初公來守許。明年。條職具舉。衆庶悅豫。乃修先師殿。及兩廡戟門。明倫堂。吉水鄒爾瞻爲之記。今年遂修尊經閣。暨於堂壇亭舍。易其棟榱。增其戶牖。每舍隔而爲五。凡四十楹。復於嚴師堂之左右。各新構三楹。東曰謹庸。西曰强恕。植以修竹。蔭以槐柳。掄諸士之秀者。會文其中。公爲講析品第之。因元氏宰蘇公屬記於余。余聞鄭公高才博雅。能文章。從蘇

公乃知其潛心聖學靜中多所超悟弱冠釋褐歸而讀書山中者三年乃出而仕夫士非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雖才術絕人不免爲俗吏將以與教化維人紀非其任矣邵公者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者也故其所設行皆化民成俗之務卽漢之循良不足以方之鄭公爲邵公之同鄉後先作牧講堂再起文會復集豈不休哉夫鄭公之深於道也於其謹庸强恕之訓知之矣過於庸則非道離於恕則非仁古之大聖賢其自視皆庸人也夫行庸行也言庸言也非庸人而何其自視不異於人故視人不異於己是以能恕若尊己而卑人則將峭刻悻戾不近人情悖亂之行從此生矣夫許曹瞞之所與也彼親爲漢臣劫愍帝以遷而卒令其子篡之彼自負其才足以籠蓋一世高於庸人不啻億萬之數生而宜崇高富貴無居人下之理則可謂英雄豪傑矣易益之六三用凶事無咎說者以桓文當之謂其矯命衡行而功實濟世故無咎無咎者有咎而可貰也然則桓文不免爲凶人而況曹瞞之篡乎此不恕之極而尊己卑人之流禍也彼其心亦自知其非君子而猶以爲英雄豪傑不知蹈天之隙乘人之危以謀爲不軌亦小人而已矣何英雄豪傑之有且其得意不過萬古之須臾而惡名與天地無極豈不愚哉許州舊有魏文帝廟邵公毀之而易以愍帝何其快也非邵公孰能若是考州志邵公以宏治癸丑創尊經閣及堂壇亭舍告成而鄭公之守許亦以萬厤癸丑克蔵陳事豈偶也哉殆天之所以與斯文於中州乎邵公時士風猶淳是以其所爲教者惟舉大學之目今談道者每務爲元遠後學往往輕前哲而自雄內實沈溺於利欲鄭

公揭二言以爲訓。使士人知二者之外。無復學問。無復君子。無復英雄豪傑。庶幾可以正人心哉。

重修恆陽書院記

今天下郡國學宮之外。往往有書院。所從來久遠矣。蓋當道者掄巖較之秀而羣肄焉。所爲宏闡國家作人之意甚盛美也。自楚相擅權。矯制衡行。萬厤戊寅。以其鄉之士譏之。遂盡毀天下之書院。眞定故有恆陽書院。創於嘉靖辛亥。直指楊公選。太守孫公續至是。遂廢。青衿絕跡。宅蔓草而游鳥雀。過爲歔欷低佪不能去焉。至壬午。遂改爲游擊將軍之署。壬子當大比士。督學缺人。上命直指汝南傅公攝其事。得人爲盛。遂決意興復。明年正月。卽檄府別建游擊署。而以書院還有司。發贖鍰七百餘金。謀之中丞汝南劉公。發百金。頃之太守周公至。以三百餘金佐之。先是二府陳公署事。捐俸金四十。米七十石。物價若市。雇直若私。匠效其能。衆盡其力。輘輘焉啟啟焉。絃簫不煩。而鼓舞競勸。工始於正月。成於七月。重門之外爲坊。內爲講堂。東西爲精舍。凡十四所。講堂之後爲長廊。有堂有廂。後有水亭。維夏則滄有小閣焉。以司漏商。大都一如舊時之制。又以二百五十金買田。爲諸生授粲之資。於是眞定復有書院。三十二城之名士皆至。文繹再集焉。乃有文學造於余曰。書院之廢久矣。役鉅費多。復之甚難。前此議者屢矣。而竟不果。傅公一旦復之。美哉功也。與創始等矣。余曰。豈惟創哉。楚相不忠不孝。實有狂秦坑焚之志。而勢不得行。乃發怒於書院。又令督學少進多紬。將使天下膠口而不敢議。束手而不敢動。以爲其所欲爲。天下旣已憒服

矣。幸而性命溘傾。書院之復。所以暴權姦之罪。伸青衿之氣。意甚深遠。傅公嘗有詩以咏之矣。余讀之不勝恚怒痛恨。已而不勝快也。故曰創不足以云也。文學大悅。乃正襟而問曰。今之教士。不以道德彝倫。惟文詞之尙。如是則郡邑有學宮矣。又益之書院。是不過使諸生多取科第。而損公帑勞民力。倘亦可以已乎。余曰。卓哉吾子之問。天下之無教化久矣。然道固不廢。文詞之所稱者。非道德彝倫耶。心會而身體之。古教化在其中矣。夫國家設科第以羅士。士非此莫繇自致。彼楚相者。故楚之貧諸生也。繇科第進。一旦而肆滔天泯夏之惡。彼其蒙被國恩。豈不厚哉。爲善者不尊顯。則名不彰。爲惡者不尊顯。則身不亡。科第自榮。非人則辱。士在所自樹耳。蓋己巳之歲。余讀書恆陽書院。當道者聘請阜平廣文艾純卿先生爲之師。艾先生。楚平江人也。博學能古文。平生慕李獻吉之文章氣節。數向余道之。明年庚午。余隨諸君子舉於鄉。是歲得人稱盛。多出艾先生之門者。頃之先生入爲刑曹。丁丑劾楚相奪情事遣戍。明年而廢天下之書院。楚相敗後。艾先生起爲蜀開府。余不肖。生鄙小縣。自見艾先生而後知覺漸萌。志意稍立。故教人者不厭多方。好學不厭多聞。於是周公屬余爲記。既爲述其廢興之故。併所與文學問答之詞。以明當事者作人之意。爰勒石章。用垂不朽。其詞曰。

萬厤初載。楚人柄朝。猴冠而虎媚於昏椓。妖進直扉。毒流天下。帝欲其逋奪之所生。於位宴處。鄉較騰譏。繩以烏烏。擯焉馮怒。毀其講堂。無令聚議。比於盜藪。在恆山者。豎以大旗。爲將吏府。緜歷三紀。人忘舊貫。

改作是仍傅公乃來持斧問俗兼秉文衡毅然舉廢片言立決數月告成頓還榮觀巾卷畢集絃歌有聲恆山之陽雲垂華采天宇昭明嗟彼己氏文不可偃永被惡名愷悌君子協心作人福祿攸從庶士念哉必忠必孝爲國幹楨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異時天下郡國往往有書院而饒陽有近聖書院嘉靖丙辰令張公仲孝所建也隆慶丁卯邵公型修之萬厤初江陵擅政盡毀天下之書院而饒陽以僻邑獨存辛丑翟公燿再修之壬子關中萬公來下車未幾即至其地發草除蕞而入睹其頹圮之狀俯嗟仰歎者久之時歲向暮矣越明年百物就緒上下交孚乃議修書院首捐俸百金令出而士庶響赴輸者忘費作者忘勞凡五閱月而告成廳事三楹後爲尊經閣如之傍爲號舍二十間閎門屹墉廖朗岑寂可以盪懷可以凝神公乃掄邑士之秀出者聚而共給之約期會文而指示之時時爲講身心性命之學邑士聞所未聞駸駸興起邑之老先生奕菴路公余所厚善也學博嚴君心師王君以德李君服周命諸生田播屈允直陸文邃李芳春持路公書來求記余每嘆今之世可謂極衰何以徵之士大夫以講學爲姍笑曰古人未嘗講學夫書以道政事首言明德親族非學耶易在古爲卜筮之書而文王周公以之明理數之非二吉凶之在人學孰大焉或又曰古人之言備矣不必更言夫古人之言今人一一行之則可也而率咫之不行又禁人勿言不亦惑乎余觀明堂月令

之書所稱古之帝王飲食衣服居室以至一政一令莫非參贊化育之事非學而何從得之其爲之臣者可知矣漢猶有其遺意今之士大夫其言不必合經術也其行不必合法度也故無所用學蓋其所從來久矣春秋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春秋去古近其朝會聘問未嘗不講禮也其讌會未嘗不賦詩也其動作威儀未嘗不言敬也而猶曰無學不害蓋以載籍訓典爲學而不求之身心性命故也矧今之時教士用人皆苟且益無所用學是以臣紀士風皆壞剿襲記誦可以取青紫其高等者一旦而頡頏公卿故不貴貴少而得志髮種種者可厭也故不長長人生都華贍多金錢耳何以仁義爲故不賢賢不貴貴不長長不賢賢大亂之道也今朝野皆然此不學之故也倘士大夫不以講學爲姍笑而勤心從事焉則君子日多風俗日厚國家生民有攸賴而天下可治萬公之爲饒陽教化大行閭閻清美上下逖邇莫不頌服此講學之效也夫欲爲良農者必講於穀造之宜欲爲良醫者必講於鍼砭之術欲爲君子者必講於聖賢之學內之以修身外之以救世無出於此者書院之修議者鮮不以爲非此時之急務修身救世無時非急務者此時爲甚非萬公何足以知之哉

重修神武衛記

眞定古恆山郡畿輔之南一重地也洪武初天下甫定分隸諸官軍於鳳陽錦衣等衛厥後分封諸藩補

調神武衞爲秦藩護衞。至宣德中革去護衞。悉赴京師。其時獨有眞定府守土者上疏。得請留神武衞於眞定。創建公宇。宏敞深邃。迄今百八十餘年矣。承平日久。武節日弛。而綰綬者各有私第傳舍。衞署任其傾頹。遂爲鼠坻蝮坦。不可忍視。萬厤甲寅春。鼎立中來署衞事。入其門。喟焉嘆。問其圖籍。則藏於吏胥之家。至其最後西北有阬焉。約一畝有半。深三丈許。蓋創建時取土於此云。立中遂請諸當道修葺之。凡三月而告成事。堂廂五所。六房儀門官庫。悉還舊觀。相其地勢。左右相傾。乃悉剷其贅土以納之阬而阬夷。往者衞事抗敝。日甚一日。幾於縛手不可爲。自立中至而千夫長百夫長咸自濯奮。羣知屯糧之催徵。委任得人。而逋負悉完。衞軍之健訟者。嘆然不敢動。簿領委積多年沈閣者。今皆消散無餘矣。繇斯以談。安在其衞事不可爲也。則立中視公家事如其家事也。今夫人之作室者。有地形陗隗而不爲平治者乎。有掘土爲阬而不填者乎。有歷時之久至百八十餘年者乎。無論於形家言爲凶。即睨視而念及之。有不能一朝居者。昔魯叔孫婼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漢郭林宗每行宿逆旅。必躬自洒掃。此皆傳舍也。而不肯苟處。矧其出政臨下之所。非旦晚可去者。而阬塹在側。至於數世。又任其傾頹而不顧。此其悠悠忽忽之態。可想也。而望其挺身躍馬。建功於塞上乎。非立中至。則將不復有所謂神武衞者矣。立中定州之世指揮也。少而業儒。經術大通。以父命襲職。威儀棣棣。志芳而材駿。見武弁摧抑日甚。有以自守。不爲非禮調俗。嘗爲薊鎭守備。其觀察毒人也。以夙卻害之。仕三十年而猶綰衞符。彼仗鉞登壇者。皆何人哉。

立中屬余記。且問堂名於余。余命之曰德義堂。其說在趙衰之稱郤穀也。曰。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立中有其風焉。

吏部考功司題名碑記

萬厤癸未。余爲考功司主事。癸巳爲郎中。管京察之事。其時太宰爲餘姚孫公。古之淡漠眞人也。其時政府則太倉王公。蘭谿趙公。新建張公。事竣。大失三公之意。以爲專權結黨。擬旨罷余官。奪孫公俸。以去迄今三十年矣。余偶再起爲御史。大夫今年癸亥。京察。余復與聞其事。太宰涇陽張公。太虛其心神明其識而考功長治程君。渾渾而不可亂。謙謙而不可拘。政府福清葉公。蒲州韓公。隨州何公。高陽孫公。皆無私人之可庇。異己之可除。甚易爲也。第神宗末年。以二三大臣負之。謂頻頻者鰲斯耳。其進其亡。皆若罔聞。於是貞良皆去。邪僻亦少。百司庶府之權。歸於數人。丁巳之察。吾儕焚山林以拘於額。猶有在錮禁之外者。賴今上聖明。公道復出。而是非紊亂。戰爭猶力。又甚難爲也。事竣。君子以爲平恕。而余亦得以無罪。蓋余因是而有感於洪範之言也。其皇極之疇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夫洪範者。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也。禹、武王、皆人主也。何畏乎高明。彼煢獨亦何足虐也。然歷觀叔季之世。有位者才足以爲惡而時復得爲擅朝橫世。而莫敢誰何者。至於神人不容。而猶或翼蔽之。斯不亦畏高明乎。乃有厲節首公忘軀命妻子之計。而橫被侵誣。仰天泣血。而無可告訴。斯不亦虐煢獨乎。闕茸以畏之。稱高明俊傑以虐

之稱榮獨皆臣下偏黨之所爲也而人主不察以自壞其天下稽覽古事何代不爾此所以爲洪範爲皇極爲天之所以錫聖人教萬世也司功者尤不可以不知此義夫幽者陰也明者陽也黜陟幽明進陽而退陰也世皆言陽剛陰柔陽之用事爲春爲夏煦嫗生養萬物皆用柔也陰之用事爲秋爲冬申霜累雪摧隕萬物剛已甚矣陽從九地之下飶然而升乃見其剛然風日融和仍以柔道行之故君子盛能容小人小人盛必不能容君子中國盛能容四夷四夷盛必不能容中國蓋陰陽之性情也今陰之盛已極而陽始盛極盛則宜消始盛則宜長此長而後彼消若任其極盛則殆矣此亦間不及謀之時也可不爲之寒心哉考功司題名碑自癸未已滿更立餘姚陳公爲之記今復滿矣客冬程君與員外郎南海葉君主事歙縣汪君劒州趙君徵余記余未暇也於是程君遷太僕少卿以出使行葉君汪君皆轉文選而驗封司主事霑化丁君繼之義烏金君家拜郎中至員外郎則晉江馮君主事則北通州張君復申前請余爲記余乃爲之愧不足以行遠然後之君子覩其姓名考其所黜陟觀天下之所以治亂夷夏之所以盛衰既千萬世而下惇史之衮鉞皆可知也何必覽於古志哉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國家稽古建官自一命而至公卿皆以爲民也位益大則其所繫於民尤重乃世之大吏以民事爲細有司者治之耳郡守親民之官也今州邑之民往往不知守之行事深山窮谷有不知其姓名者焉嗟乎召

伯分陝甘棠勿伐彼胡繇得焉夫大吏奉己小吏亦何有於民此民生之所以靡底者也劉貽哲爲潞安守至卽與令長若士大夫父老講求民間利病興除之而精計强幹足赴其意先是比歲不登民多轉徙戶口縮於曩時議者遂於正稅之外有地差之征貽哲手自會計他賦故溢額遂請於上官歲減萬餘金郡多荒田招集貧民築屋居之給牛種及炊食藝豆之費墾田萬畝桑麻彌望每歲餘穀二千有奇儲偫備賑襄垣雨雹壞稼貽哲躬往賑之仍給穀種歲則大熟民皆相慶曰此太守之賜豈可不先完公賦而後食故自貽哲至而民樂征輸卽宗潞所得積逋至萬四千金非復昔之告困矣往廚傳之費歲以七千鉤考有法所省者千焉平順壺關黎城行汲甚遠貽哲爲之鑿池而民無沾水之費襄垣之城河故環之自信之直去而邑日敝今修復舊道井泉頓三丈灌園者滿河之干郡邑學宮陋者新之非處者改之羣諸生有志者日與講藝人文彬彬興起矣大氏貽哲爲郡毫髮有關於民便者不聞則已聞則無不爲也公帑錙銖之餘無不以養士民也士民甚德之會遣小吏貢篚不解事坐左遷將行遠近號泣墾田者皆牽牛至悉以與之人人欲絕送者駱驛二百餘里郡中及屬邑皆爲生祠祀之而郡諸老先生屬余爲記先是貽哲將之官過余曰昔孟仁爲盬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寄其母不許上黨篚織之郡初在郡終不敢買寸帛余曰甚善貽哲至則以此事及錢穀不入府庫贖罪皆以穀誓之於神夫士大夫患不誠心爲善耳誠心爲善則私滅私滅則一意爲善蹉步跐蹈無非善者鬼神猶愛之而況於民乎貽哲幼挺異

質能文章爲郎時風霾上封事及廷議封倭不可觝觝著節文章之士多不習吏事好氣節者平易近民之意常少若貽哲者詎可易得哉然貽哲從余學余得奉教於其大父南嵐公父少嵐公甚久澹宦皆清白仁厚所從來矣南嵐公宰武鄉有生祠貽哲名復初陝西高陵人

柏鄉令張公祠記

夫士隱居不忘規天下之安則以鉛槧襄天工故取當世之仁人君子所見聞眞者論贊厥美爲亶能思者捨之罔斁以興善而怵惡守令之設以爲民也初未嘗不名實相符久之遂失厥指若欲其園田郡邑而牛羊黎庶也者有能不貪不猛無害於民其人卽未必可述固已鮮哉希矣況於學道愛人者乎柏鄉蓋有張公祠云余邑去柏鄉二十五里而近余未仕時張公來爲令識之習其行事張公名延庭別號左海濱州人齊魯之名儒也頎幹飄鬚儀貌甚古其見民相與語惘惘愉愉若家庭父子民亦忘其爲令君有訟徐爲剖析是非曲者聽其自謝媿解好合咼人之過有善亟旌之惡者撻之示辱能改復旌之意常在縱舍不以卓鷙自見有健訟者累歲不休上官以爲此鄧析之倫宜誅之應怙終賊刑之義公曰固也律不至是竟不肯歲疫捐俸施藥不起者買棺揜霾其惻怛心誠諭於民順德境有盜夜殺人時捕盜法嚴守極其拷治有黠者遂賕他盜云殺之柏鄉境其人夜扛之鄰境耳守大喜以得卸其罪於公逮治扛尸者公謂曰爾等第詘服無自苦也李公盛春表曰尙書里入門則佃戶列居其西爲場其南爲別墅之

大門。上有樓。登而南望。有蓮渚焉。當盛開時。丹華照水。芳氣與薰風俱來。太宰楊公巍題曰蓮渚仙居。入其中。有堂曰壽槐。以堂前古槐可四十圍。相傳數百年物。其後爲長廊。西有諺院。爲藏書之室。顏曰讀書處。東有挹蘭齋。懸篛以待賓客者也。其後地甚幽曠。蒔植花木。有臺臨以軒。出大門。踰官道。桎木千章。池水經其中。過一隄爲西韓之水。望之皆水也。皆竹也。於是有高陵館。有韓河館。有淨深亭。此雕橋莊之梗槩也。太宰之別業僅如此。游之須臾而盡。無可以駭睹聞。侈談說者。則所謂誅鋤荒蕪。小小繕築而游處焉者也。太宰功成身退。於此明農。於此讀書。時而乘屐獨往。遇樵童野叟。款語問勞。或故舊親戚。四方之詞客相訪者。則相與登臺泛舟。稱觴詠詩。其樂也至足矣。夫太宰達人也。見太虛之寥廓。不以尺寸自封也。任造物之太素。不醜之以藻飾也。服化工之極奇殊巧。不敢與之爭也。以是爲山林。而忘其爲吾之別業也。此山林之眞者也。而別業之大者也。蓋吾郡有古槐二焉。其一在南宮。有大槐館。其一則梁公得之。而雕橋之槐。伯乎南宮。南宮者枝葉扶疎。而雕橋者亭亭直上。有正人之度。夫槐非散木也。古者外朝之位。三公面三槐。槐者、懷也。能懷來人材。倩呂給事宗望等屬余記。余爲著其所眞知。以觀後之長人者。民情大可見。其尙務安民哉。

蜀中採木記 代作

余承乏撫蜀。六載於茲矣。始至則値播州初平。婺婦晨泣。鬼火夜青。長江流血。瘡痍載道。入其境可爲傷

心酸鼻戾夫亦且長潸而況爲人父母者乎余以闇淺當之雖嘫咻撫揜不遺心力而久病庇嬴之人固非中醫所能奏效也然亦稍有起色矣而國家以殿閣頻災與採木之役則拮据無已時夫木非蜀產也產於邊蜀之夷也幽險僻絕人迹不到之地崢山淵谷之所隔閡也炎霜古雪之所棲集也虎豹之所羣居也蛇虺之所窟穴也飛猱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毒煙苦霧之所鬰也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畝雖驅鬼中而發殤宮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威命使胞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屬寡者熠而衆至督者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矣蓋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有哀鳴錄焉徐守蓋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纍布爲梯仍以廩其身而縋之以上下虞兩崖之觸則求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爲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況小民躬斫伐曳運之勞者乎徐守所稱六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以已天地之有憾則此其爲甚哉惟日叮嚀告戒我有官君子與於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辛苦救其阽危者畢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木於蜀迄今二百餘年而余再領茲役採木非國家所得已也回祿爲虐實使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觀見之焦唇乾肺以爲民求萬有一分之

便因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恆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爲國耳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幸不幸楊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爲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感慨之私備蜀志焉

居易堂記

常可行爲堂落成而名之曰居易過趙子告之曰敢請先生之言以置座右趙子曰嘉哉名乎蓋子思之言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其生於末世習見其時士大夫之行感慨而爲言者也夫君子之制行立言將以救風俗而輔運化也萬古一道誰非可居易者萬物一天誰非當俟命者唐虞三代之盛其君子明保其身行成名立而朝家自顯庸焉居不知其爲易也亦不知所謂命也自世道之衰據權秉斗者用其私意所升所抑所予所褫所榮所辱顛倒雜糅而下之人化之是非毀譽皆以爲報恩洩忿之具於是天下之事漫無所憑悉舉而歸之於命小人者則以爲天地萬物盜也健則得之孱則否狡則得之騃則否捷則得之鈍則否何命之有故恆存必得之意存必得之意則其所以求之必有非其道者如是而得之則自以爲術巧而謀至而不知其命固宜得也彼小人之闖阨而鬱鬱者殊亦不少唐虞之四凶是也彼且如命何君子者奉古之制遵聖之矩率性之常修人之紀饑食而渴飲夙興而夜寐漠然無所求於天下然而未嘗無得也其命之亨也夫命宰於天天委於數非曰求則予之不求則靳之也

君子俟之而已俟之者非俟其得也以其居易而不求故謂之俟也居易者非擇其易而居之也是人之所常然以小人之行險而較之故謂之易也易險者蓋取喻於地形云君子者以安宅爲宅而偃息其中小人則追飛鳥學懸猿入虎穴探龍淵惟利之求不顧軀命人之品君子爲吉小人爲凶吉人宜得凶人宜失仁義者性分也富貴者外物也得外物而失性分何得之有故君子有得而無失小人有失而無得況居易者不危而行險者多禍此孰逸孰勞孰智孰愚頗亦無難知者而何小人之多也人之爲君子小人蓋亦有命焉富貴可倖致而小人之名不可倖而免也可行吾黨之君子也心存乎忠信而行依於德讓曾爲天官屬有聲而權倖不容出之於外所至兢兢官守不以一字干貴游積次遷轉未嘗跬步先人嘗語余有欲用之於邊者邊吏多速化不敢爲也余遂與可行約必無爲邊吏此所謂居易以俟命非耶堂之名居易也可行身有之矣是時可行來吾趙司臬事未幾而主計者用秦中楊直指之言貶秩一等可行遂歸此亦居易之效也余爲之記復作漳水之詩以貽之其詩曰

漳水之東有濁有清君子爲堂卽於清漳匪多於陰匪多於陽且文且質亦卑亦昂肅肅憧僕夙興餐掃有客來斯斂心談道婚姻來斯莫不和好飲之食之莫不醉飽燕巢於梁羣雀來賓有鳩有鵲其鳴好音犬無妄吠雞司其晨乃寢乃夢雲霧幕矣俄而霾矣白日灼矣雲霧幕矣羣小之障白日灼矣君子其昌

大友堂記

大友堂者呂輔季之所爲堂也大友孰名之輔季請余名之者也何名乎大友美桓伯也輔季有三兄長曰桓伯今爲大梁觀察者也次曰元仲國子也次曰鬻叔文學也余與呂氏兄弟親則肺腑契則芝蘭自其先封君顯庭公在時余數過其家公則命桓伯兄弟出揖既而侍坐斂容正襟有問則對及桓伯成進士抱子無所假借稍不如意輒訶責之兄弟惶怖引罪色霽而後已桓伯兄弟事公如烈君嚴師惟恐督過故皆勤學早成至其兄弟之間則情好篤至如手足須臾造次不離得雋咏美醑以奉兩大人所餘必共啜之衣服冠履如一桓伯既游宦奉入皆進之於公久之爲宅四焉如一於此見桓伯之能友也然則桓伯兄弟不可謂孝乎孝矣大孝必也聖乎然能友者必繇於孝愛其親者未有不愛其兄弟者也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夫友於兄弟乃所以成其孝也故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人之性鮮不自私其身而況滔古既遠教敝俗薄如賈誼所謂借父鉏耰慮有德色可忍道哉且兄弟一身也而猶有封至其嬪匹皆異姓之人以外成之道不過相夫耳何知兄弟其先後間固不能相讓而兄弟之好往往繇之以懽乃桓伯之家不聞有片言相稽者是父母兄弟合而爲一身又能使異姓之人合而爲一身可不謂之大友乎哉且姜伯淮兄弟友愛天至著於汗青然以遭時不遇兄弟偕隱以終今輔季又成進士試宰蒲城既用天下矣則友之義固至大至大哉夫愛其親則愛兄弟亦孝也繇此推之則必愛其君豈惟民生於三事君不忠非孝故也則必愛其朋友事親必知人故也夫愛生於

仁仁心不覺則已耳覺則於人無不愛也而況於君親兄弟朋友乎舉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昆蟲無不愛也而況於人乎總之成其爲孝而已孝成而後謂之大友桓伯仕宦所至皆有惠愛綏於民思輔季蒲城之政譽洽三輔此孝友之徵也則惟勉圖厥成哉堂成於某年某月屬余爲記今乃能爲之長安有馮仲好先生輔季其以余言請正焉

思黛亭記

余邑恆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坦率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來者遠而望之菁葱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官年四十四即得偷閒前乎此趙酒色黑而味濁近年來南和刁酒致佳而士大夫之有韻者其家醞往往不下刁酒余笑曰此天之所以爲我也乃於東門之外爲園曰芳茹園爲堂曰誕芝堂堂之東曰謙美簃簃之西曰遯美簃簃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後曰榮花亭榮花亭之北最後爲感恩樓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葺之以石磴而下爲軒於水之中柳之下曰聽蛙軒岸之北爲觀音菴鑿池種蓮汲水灌之易涸也有客教之盡近井乎乃爲亭於榮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以蓮花池亭南北爲門東西爲窗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墉皆忍冬藤也竹林中鑿池以爲流觴曲水井有水車巽水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之流觴則緜藤花之畦入於曲水而注於池蓮盛開時余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蕚送香清流隕墜鏗鏘有聲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平生之狂愚已亞

以封事忤要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之、張考功力持之、免。癸巳。又以內計得罪執政者。向固以爲有黨。至是遂直以爲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爲黨引去。于儀制、高大行、諸君皆以疏救貶。此皆執政之所謂黨也。安得聚黨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煌煌。余美來斯。爲製衣裳。東園之竹。其葉蓧蓧。余美來斯。以笑以抶。東園之樹。旆旆其葉。余美來斯。於茲步屧。東園之鳥。唱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於是名其亭曰思黨亭。屬梁兼甫書之。而揭諸君子之姓名於座右。客有問於余曰。洪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黨也者。小人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之曰。書以黨與偏並言。孔子以與爭並言。故以爲不可耳。孔子以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乃有之。三代之季。無黨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爲諱。則孔子言吾黨之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黨妻黨之親。以至於鄉黨。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爲善之無妨於富貴也。皆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趣。各相爲也。各相左也。相爲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國者。當國者固以爲黨。而藉口實於人。以佐攻驅除。或告之曰。彼某事相爲也。彼某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爲也。果相左也。於是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延波及。不盡逐之不已。夫凡爲人臣所共事者、一君也。猶人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於國家。孰不可喜。苟無害於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瞵虎視。搏攫之爲快哉。此其於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心。而徒喋喋然置辯曰。我非黨也。將以爲國家也。雖脣乾舌敝何益。且彼皆明知之。而第以爲不利於己耳。人之情樂

軒冕而厭韋布。習知黨之不利也。咸欲跳而求脫。遂使驟靳乖離。膠漆解散。甚至回戈內向。以示丹青之信。然則天下雖大。人羣雖衆。其爲黨者無幾也。如之何勿思哉。亭成於萬厤丁未四月。夢白主人記。

雕橋莊記

夫士處山林之中。有用之則仕於朝。不用則復歸於山林。莊子曰。山林皋壤。使我欣欣然而樂。故君子進退無不樂也。人之能知此樂者。必其福慧具足者也。夫山林者。天地之有也。盈天地間皆是也。舜同居於木石。孔協性於山梁。所在皆吾之有也。彼夫巖岫之奇。蠭木之秀。蔚也。草花之賁妍也。流泉之清泚也。沙汭之瑩。而石磎之実也。斯亦可爲欣欣也。而況大雲之爲大觀乎。小雲之呈微巧乎。千變萬態而莫能圖乎。而況大風之颼颼乎。小風之冷冷乎。長風之飂飂乎。迨夫山虛樹默。衆禽弄吭。啁哳爭鳴。忽而流鶯一囀。莫不自憎其拙也。此皆天地之所有。而吾之所以暢心神。娛耳目者也。不必其爲我有也。然人既有之。我不能不有。則惟誅鋤荒蘙。小小繕築。而游處焉耳。乃有起瓊樓構香閣。周以廊廡。雕甍綉戶。多其曲折。入者莫知其所之。臺榭池亭。游讌多所。而又博求奇花異石。珍禽怪獸以物之。物惟其遠。不問其土性。費惟其多。不必於成趣。此夫錢財流溢。無所容。而用之以矜炫鄙俗者也。嗟乎。山林之樂。固不易知。亦無怪其然也。吾郡梁太宰有雕橋莊。在郡西十五里。火茂諸山之東。前臨滹沱西韓。西韓者。今稱周河者也。往眞定令周公應中濬渠。教民種稻。幾千畝。迄今利之。故稱周河。北人謂水皆曰河也。東爲大門。開府

於是直指且論罷公矣。士民共爭之不能拔。會關中移牒至。盜殺人果在順德。乃論罷守。衆皆以爲有天公爲政責大指。不爲俗吏繳繞。以故邑衝多過賓。常有餘閑。時時聚諸生試文。精爲品隲。人人樂其條暢脩翬者甚衆。諸生有王宜者孝友。中年不娶。表其門以風。而窶不能爲吉凶禮者皆周之。諸生無傷哉之嘆。公在柏鄉六年。遷南戶曹去。既而來爲順德守。過邑。邑父老童子婦女懽呼羅拜。聾野哽塗。爭睹公之面。擁輿不得行。公乃下輿乘馬。衆皆曰。今日乃復見張公也。尋有繪萬人圖以傳者。公寬惠其天性。人人感之。然公之德度。淵矣元矣。當其時。邪宰擅朝。以慘礉立威。捕盜其一事也。人孰敢寬惠。又驟貴賤人。以烹豪傑。仕人多趍之者。前鉏後隨。堂奧易入。而公若拙若頓。獨游清波。公博通古典。文詞藻贍。上官恆相求請。至賀國慶表牋。皆出公手。以是猶得遷京朝官。君子謂公之爲政。似漢朱邑卓茂。輩而學術過之。若生於漢者公卿矣。公同時周公應中爲眞定。余公啟元爲臨城。皆少年一意愛民。以亮節忤時。埃坷至今。而先公令柏鄉者高公等。朴實人也。然心慈。不久左遷。十民惜之。爲立祠。張公祠在邑北二里許。高公祠在邑南二里許。張公祠成於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雷公某復修葺之。未有記。邑人路靈石應治。張職方也。恆山自古多兵燹。此木歷數百年。巋然長存。非獨其性質之堅貞。亦其所得於二儀七曜之精華多矣。其神明足以自衛也。然南宮者、乃在城市之內。公署之中。冠蓋之所游。鳴騶之所駐。不若其在雕橋者。居壙埌之野。得梁公爲之主人。其幸多矣。梁公往矣。公孫愼可讀書其中。自號南韓生。少年脫穎。非久淹山

林者。然其人韻況閒遠。是可與言山林者也。可與言山林。而後可爲廊廟之器。則余之所深望於愼可者也。愼可屬余爲記。太宰功在國家。未老而抽身。夷猶徜徉於雕橋莊者二十年。進則若忘其家。退則若忘天下。非古之所稱達人者耶。公固不自知其樂也。世之人固有垂老服官。遂與山林長辭者。忘孔氏之戒。失當年之娛。其視公何啻疏屬之與懸解哉。余受公之知最深。晚年同在里中。相與最久。情好彌篤。至命衆甫兄弟從余遊。暨愼可兄弟而三世矣。余安所得此意者。以其稍能靜於山林哉。夫雕橋莊固宜有余言也。

宿修武記

先大父爲武功令。余年十八。之任時隆慶丁卯也。冬月歸就督學試。行迫暮。抵修武。宿於吳君之家。燭下吳君來。白皙。年可三十許。揖而入。無何抱一兒來。復入而出。則命陳坐。以酒肴至。余問其姓。曰我吳自省也。食已。以錢謝之。曰佳客偶至。愧無可飲食。何至取錢。黎明。余行。迄今五十四年矣。余每向人道之。庚午余舉於鄉。出姑蘇申相國門下。申公稱余爲端雅。極愛之。余爲郎。有譖余者。余上書述修武事。曰某不忘人一飯。而忘座主乎。柏鄉魏侍御爲陽武令。余作詩送之。亦述此事。然莫得其當而報也。獲嘉馮元獻岳抑生來。余問之。則知吳君號東溪。其伯子名綍者爲諸生。與二君往來。余寄以書。其答書稱故生員之子。余疑之。吳君相見時。不儒服也。今年綍來。淳朴謹愼人也。具問之。乃知吳君家故非逆旅。以余至日暮無

宿處輒留之耳吳君其時讀書別後遂入學吳君有五男子曰綍曰纘曰統曰綸曰綵綍五十八矣纘五十五計相見時所抱者纘也綍之子可與可就綸與纘之子可則可宗皆爲諸生而綸可則食廩矣吳君之子孫曾孫凡四十餘人河內令劉玉孺余之世交賈敬迂之舅氏也頃敬迂過之余爲書玉孺表吳君之宅且令敬迂過其家歸而爲余言吳君之子若孫皆淳朴謹愼人也相與嘆羨末世乃有如此人家余今猶彷彿記憶吳君溫然藹然可挹也卽其家故非逆旅以余日暮無所栖息而留之以年少不識面之人攜幼子相見出中廚接慇懃之勸此其人自仁厚君子也余非獨感吳君之德殊亦自喜平生所遇率多君子扶之而使立樹之而使直名譽日聞釋褐卽齒於士類乃自少年塗次一飯卽遇吳君而其子孫又多而且賢爲交游之光此其中殆有早定而互感者耶伯子來值有賤宂一宿而別爰記其事貽之欲吳氏子孫益勉於善業儒者期爲名士以昭世德垂葉語於無極也